

· 民国学术经典文库 ·



東方出版社

目 次

序	(1)
第一章 别裁文学史与骈文	(1)
第二章 古代文学中所表现之骈行文气	(10)
第三章 赋家奏疏家论说家暨碑板文字	(22)
第四章 所谓六朝文	(36)
第五章 庾信与徐陵	(52)
第六章 唐代骈文概观	(62)
第七章 陆贽	(75)
第八章 宋四六及其影响	(81)
第九章 骈文之中衰——律赋与八股文	(94)
第十章 清代骈文之复兴	(104)
第十一章 骈文之支流余裔——联语	(122)
第十二章 今后骈文之展望	(133)

附 八股文小史

弁 言	(143)
第一章 帖括经义之变体	(145)
第二章 八股文章之结构	(152)
第三章 正嘉以前之演进	(160)
第四章 隆万以后之作风	(176)
第五章 清初八股名作家	(194)
第六章 八股文体之就衰	(209)
第七章 关于八股之文献	(219)

第一章 别裁文学史与骈文

别裁文学史与文学中之别裁 别裁二字，始见于杜诗。少陵《戏为六绝句》云：“未及前贤勿更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读此诗，可以窥见我国诗圣对于文学上之观念；其胸襟浩大，虚怀若谷，犹足为今人则效。至别裁文学，究为何物，不可不略论及之。

别裁者，以正宗为对象者也。作者昔时讲授文学史时，学子每以正宗文学之定义相质难，当时愧无满意之答复，今恐仍不能为满意之答复。姑立论曰：凡体裁雅正，气势高妙，一时人士所奉为矩矱之文学作品，皆得谥为正宗文学。异乎此者，则为别裁。然此为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如初唐四杰之在当时，固为正宗文学，不待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四杰已失去其正宗地位。故杜老喟然叹息，以为“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江河万古流，即正宗之文学也。譬诸作字，真行篆隶，区以别矣；昔时士彦，翰苑迴翔，字体率趋颜柳欧虞，奉

为正宗；近顷崇尚北碑，书法诞放，别裁之风大盛。然北碑中亦有舒徐端正之体，如《刁惠公墓志铭》之类，则别裁中又有正宗。世事纷拏，进化繁复，斯又蔚为巨观矣。倘以之移论文学，何尝不可作如是观。宋词元曲，今人奉承惟恐不至，前此未之有也。以今日之目光观之，此种时代文学，固不失为正宗，然古人固以别裁目之。文体然，作风亦然。明人公安体文字，往者不为士林所齿，现代士大夫搜剔呼号，风气为之一变，此又何耶？

请再具体言之，沈归愚诸人所辑之《五朝诗别裁集》，誉重艺林，流传至广，其所选率重端厚谨严之作风，号称注重格律；而沧海遗珠，俯拾即是，其中漏列佳作，殊为不少。挽近人士，诗尚江西派，词习梦窗，文舍桐城派莫属，倘以此种种为文学正宗，则别裁文学中之佳品，被摈弃者多矣。“转益多师是汝师”之谓何？矧吾国古代文章，骈散不分，后此始泾渭显然，为骈文作史，正不妨以别裁文学史视之矣。

单音文字所给与骈文之便利 骈文为中国文学中之特产，殆已世无异辞。刘申叔谓“非偶词俪语，弗足言文，”（见刘氏所著《中古文学史》）此固囿于六朝文笔之分，发为兹论。然骈文为我国所独有，刘氏言之，颇为亲切。其言曰：“物成而丽，交错发形；分动而明，刚柔判象；在物金然，文亦犹之惟是捺欲通嚙，纆实珉同，偶类齐音，中邦臻极。何则？准声署字，修短揆均，字必单音，所施斯适。远国异人，书违颡诵，翰藻弗殊，侔均斯逊。是则音泮轻轩，象昭明两，比物类丑，混迹从齐，切响浮声，引同协异，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一课）

西洋文学中，亦有平行之语气，（参阅拙著《骈文学》第七页至

第九页)而骈文则无有。此则彼方文字之本身,有以限之,匪有他故。中国文字单音只义,遂造成骈文之绝大机会,盖单音只义,易于属对,且单音之字,说话作文时,有时甚感不便,则复其字以释之,如名词中之丝绸,丝即绸也。形容字之泄沓,泄即沓也。动字中之欺骗,欺即骗也。缘此类推,不可悉数。反之则单音只义之字,不特工于属对,抑且使作风易于凝炼,如《书经》中之“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诗经》中之“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同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琐琐姻亚,则无臚仕。”等句子,无不言简意赅,而文字简炼,实能增加偶俪之可能性。要之或重复其词,或凝炼其意,皆所以谋骈俪之成功也。

此外则中国文字中之六书,亦为造成骈文之因素。日月为明,止戈为武;见其字即会其义,指诸事即成诸文。骈文之美者,几如一幅图画,再加以音韵之谐美,造句之整齐,使读者易于记忆,直能包举美文中应有之长矣。或者谓象形文字,为文字中之较幼稚者,兹姑不具辩。要之骈文为吾国独具之美文,有其光荣之历史,自不可不有专书以纪述之。

以上略言单音只字之文字,宜于缀骈字造俪句,似不烦吾人之辞费。若更为进一步之研究,则此种文字,能造成骈文之美质,端恃乎音韵的方法,请得罗而述之。

单音文字所给与音韵上之美感,盖有数端:一曰重言,二曰双声,三曰叠韵。重言者,重其言也,如《诗经》中之“关关雎鸠。”双声者,子音相同之字句也,叠韵者,母音相同之字句也,如《诗经》中之于膺力方刚,前二字为双声,后二字则叠韵也。重言双声叠韵三者,相互成文,彼此属对,其能增加音韵上之美感,自无疑

义。今再引用骈文中名句，以资佐证。

重言对重言 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梁简文帝《与湘东王论文书》）

双声对双声 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印。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司马相如《长门赋》）

叠韵对叠韵 何尝不梦姑胥而郁陶，想具区而杼轴。（昭明太子《与何胤书》）

双声对叠韵 琉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徐陵《玉台新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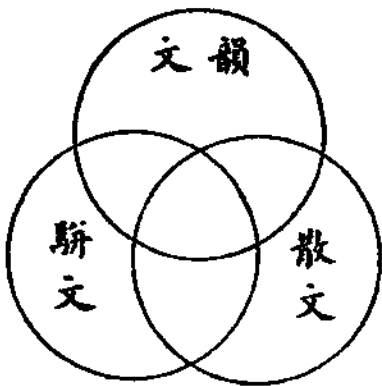
单音文字给与骈文之便利，既如上述，则骈文之演进与嬗变，实乃自然之趋势。所以刘彦和有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文心雕龙·丽辞篇》）然吾人未遑细论历史上事实以前，宜自骈文之体裁与作风两方面，观其演进嬗变之痕迹，方为得之。

骈文体裁之演进 吾人对于骈文之发展，宜先有基本之认识。易言之，即骈散之分，乃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古代文章，无所谓骈，亦无所谓散，奇偶相参，纯任性之所至。彦和所谓“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深得其中旨趣。东汉文体日趋峻整，至六朝始登骈俪之极峰，然尚无所谓四六文也。唐代古文运动，陈子昂树之风声，韩昌黎柳子厚植其基础。而后骈散之分始著。晚唐李商隐

有《樊南四六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且为之辞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见《樊南四六集序》）至宋代骈文，始专以四六名。其别为何，即古代骈文，不专用四六之句，离古愈远，而四六之句愈多。清代骈文，为复古运动，始以骈文相号召，于是骈文之体益尊，而范畴益广矣。李兆洛选辑《骈体文钞》专以汉魏六朝文字为依归，且欲寓散于骈，一反乎古，骈散由合而分，由分而渐趋于合，此体裁上之大变也。

于此有一附带研究者，即骈文与韵文之关系是也。韵文之在西洋文学中，不过诗歌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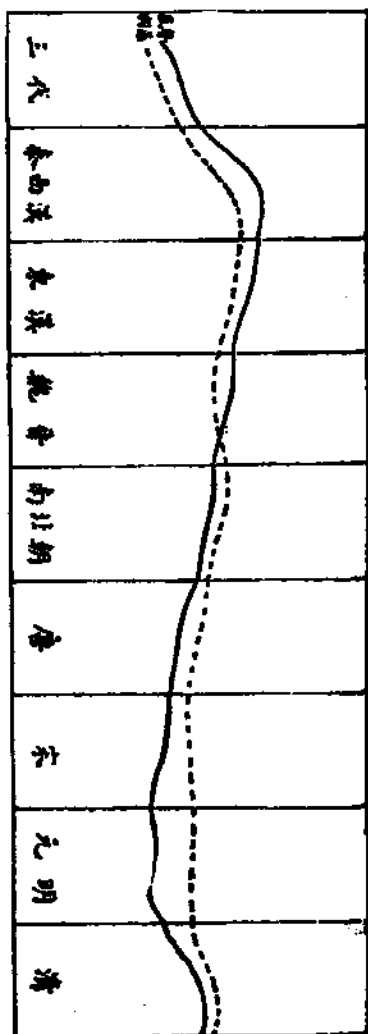
而在吾国文学中则有赋，有箴铭赞颂谏，而赋之为类为尤夥。以上种种韵文，有骈行，有散行，有骈散互用，而最古之韵文则骈文家散文家无不奉为圭臬，所谓骈散古今分之消息于此中最易参透。今欲明了骈文散文韵文之相互关系，不妨试为左列之一图。



骈文作风之嬗变 明乎骈散古今分，与骈散的区别为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二大原则，始可以观察骈文之作风，与此项作风嬗变之痕迹。《扬子法言》云：“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韩退之《进学解》则云：“上窥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信屈聱牙。”此虽论《书》，其实当时之文体，亦可作如是观也。秦汉文章，犹重气势，雄浑厚重，不以文体而别。司马

相如之赋，刘向之奏疏，殆靡不如是。世人谓司马子长之文为雄深雅健，其实西京之作风，类此者甚多，子长特其冠军耳。班孟坚《两都赋序》，谓“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即指气势而言。西汉人非不用词藻，而词藻之中，仍流露厚重气息，斯为可贵。东汉作风，渐趋峻整，蔡伯喈为文坛巨擘，其文最可玩味，厚重之风有余，浑朴之气则少减。骈文造成，此为津逮。魏晋则变本加厉，整饬更甚，自晋陆机潘岳以还，又复词藻纷纶，渐有凌轹气势之动向。六朝作者，云蒸霞蔚，代有其人，复出之以轻情之作风，而后骈文益臻美丽之域。骈文之发展，达于顶点，而厚重之风，荡焉无复存矣。唐代骈文，接踵前朝，对于气势词藻二者，尚能兼重，然亦词藻过于气势。古文运动风起云涌而后，骈散之分始著，作风之分庭抗礼，从可知也。宋人四六，悉重散文化，殆能于气势方面着想，然劲直之中，时存犷悍生硬之气，于情美二字，不无损伤。元明递嬗，此道几于芜废不治。清代作者继起，骈文始告中兴。词藻过于气势，其风至今未泯。惟一二名家，能穷其变。孙德谦《六朝丽指序》，尤言之亲切有味。其言曰：“丽辞之兴，六朝称极盛焉。余少好斯文，迄兹靡倦，握笔籀讽，垂三十年；见其气转于潜，骨植于秀，振采则清绮，陵节则纡徐，缉类新奇，会比兴之义，穷形抒写，极绚染之能。”《文心雕龙》所谓“气无奇类，文乏异采，则碌碌丽辞，昏睡耳目。”（《丽辞篇》）亦与孙氏同旨。骈文之真谛，至此始大彰于世，而气势与词藻之轻重，亦不烦言而决。重气势正所以爱惜词藻，而后古代骈文之美，方得其公平之估值。今后骈文作风之趋向，亦于此可知所取裁焉。

今不嫌辞赘，再以图解标明骈文作风之动向如后：



骈文何以有史 值此汉字拉丁化高唱入云之际，而吾人犹高谈骈文，为骈文作史，其意何居？吾以为解答之语有二：一为骈文之在昔日，亦曾有其光明独立之史迹，时至今日，不可不为之作一综合的叙述。二则骈文之在吾国，与文化生活，有一种密切与特殊关系，其昔日演进之事迹焉可忘耶？

骈文之在吾国文学史中，自有其光荣之史页，此甚易知。骈散之分，前此无有，即散文之佳者，固无不导源于骈。今欲治散，亦宜治骈。矧六朝文学，为骈文之极致，美文至此，斯称大观。数千年间演进蜕化之迹，或为古今人所忽视。综合研究，蔚成专书，殆不可少。

其次则吾人日常生活，一涉及文化艺术方面，靡不于骈文有关系。婚丧祝寿，既无不以联语为馈赠品；游山玩水，亦吟哦名联佳句以为乐；涉园成趣，吊古咏怀，而名人联语，所贡献者为独多。此为吾国仅有之现象，可以自豪。所谓文学大众化，固未易遽言，而欣赏文学之普遍，实于此可以植其基。阐扬已有文学上之特产，以决定今后吾人对于骈文应取之态度，尤不可以无专史明矣。

明乎此，则骈文自宜有史。梁任公有言：“生今日极复杂之社会，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供给国人以历史的全部知识，虽才什左马，识伯郑章，而其事终不可以致。然则当如之何？曰：维有联合国中有史学兴味之学者，各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各部份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吾谓治文学史亦然，苟假吾人以时日，吾人应先治片段的文学史、诗史、词史、

曲史、小说史，皆宜有专著，融会贯通，另行熔冶，成为一部大文学史；如此则别裁文学史之成功，不綦大歟！

第二章 古代文学中所表现之骈行文气

吾人置心于骈散之争，即不能不研究骈散应用之迟早。以自由表现意志言，则散文似应独早；以上古人民生活简易文字取便于记诵言，则骈文又不能独后。要之古代文章骈散不分，其来已久；则偶句之应用，自不能后人。《文心雕龙·丽辞篇》所谓“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同偪）辞？率然对尔。”即是此意。如此则骈言偪句，殆挟文字以俱来，古籍班班，征引有自。请先论《六经》，然后略及《诸子》。

《易经》。经子多不属于狭义之文学，已昭昭然在人心目中。（《诗经》除外）然古籍传诵数千年，其间名章迥句，络绎征引，早获得文学上最高地位。若夫截取名篇，选入总集，则其例更多。如《易经文言》一篇，正不妨以最早之骈文视之。今录之于下：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

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元罔，不见是而无罔。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

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惟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系辞》中尤多骈行之佳句，故刘彦和云：“《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丽辞篇》）清阮元《揅经室集》，至作《文言说》以彰之。其言曰：“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象其形也。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以期传之久远，其著之简策，亦有漆书刀刻之劳，匪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

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也，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使人易诵易记，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而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此千古文章之祖也！《文言》一篇，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词之意，冀达意外之言，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而世之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唯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以为烦，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所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自齐梁之后，溺于声律，彦和《文心雕龙》，渐开四六之体，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可谓之不正。昭明所选，名曰《文选》，盖必文而后选，非文则不选。凡以言语著之简策，不必以文为本者，皆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而专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振笔纵书者比也。故昭明以为经也，子也，史也，非可名之为文也；名之为文，必义归籀翰而后可也。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之所不选者，反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其合于昭明所谓文者鲜矣。其不合之处，盖在奇偶之间。经史子多奇而不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选》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尚奇。如必以比偶为非古，而卑之，则孔子之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八，韵语凡三十五，岂可以为非文之正体，而卑之乎！”阮氏此论，发前人所未发。要之《周易》文字，孔子所作独多，则溢孔子为骈

文之初祖，殆无不可。

《诗经》《诗》三百篇，为最古之诗选，其隶于纯文学，自无庸非议。而句之用偶，亦几于十之六七。今欲观骈偶之渊源，更舍此莫属。

间尝谓骈偶之法，厥有数端：有骈于意者，有骈于句者，有骈于字者。今以《毛诗》为例，则开宗明义第一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四句，即意骈也。其下文“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四句，则句骈而字亦骈矣。又其下“求之不得，寤寐思复；悠哉游哉，辗转反侧。”则近于流水对矣。

古今作对之方法，《诗经》中殆无不毕具。唐上官仪云：诗有六对：一曰正名对，天地对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茅是也。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

正名对 夏之日，冬之夜。（《葛生》）

同类对 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錡及釜。（《采芣》）

连珠对 嚶嚶草虫，趯趯阜螽。（《草虫》）

双声对 既优既渥，既沾既足。（《信南山》）

叠韵对 燕婉之求，籛蔕不鲜。（《新台》）

双拟对 莫赤匪狐，莫黑匪乌。（《北风》）

以上言字骈而未言句骈，《毛诗》中偶句之法，可分为本句